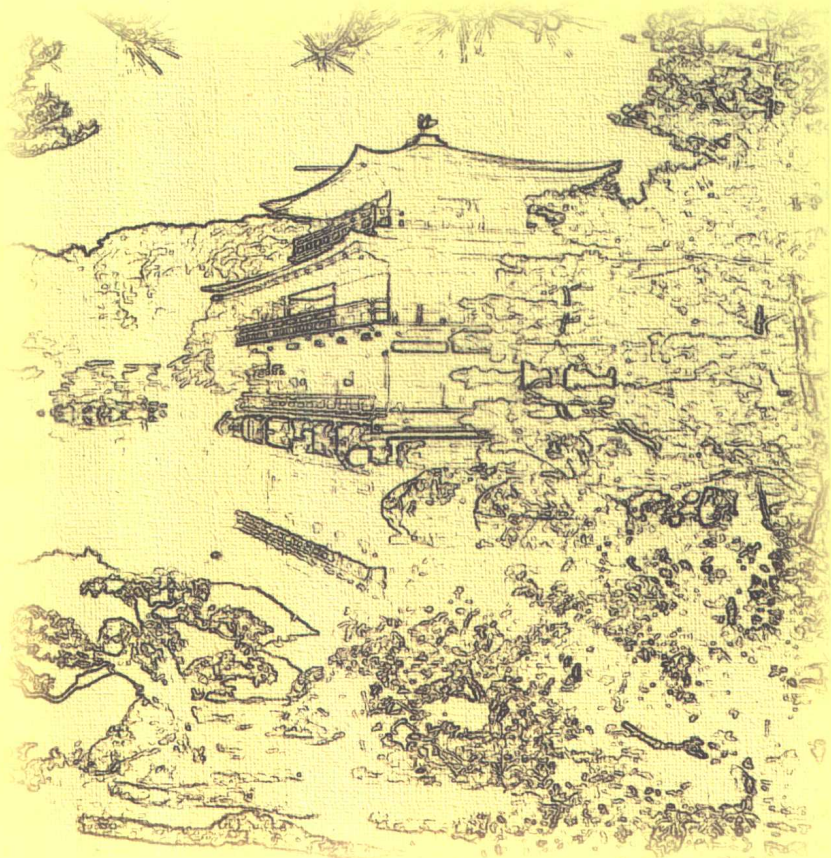


晚清宫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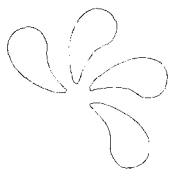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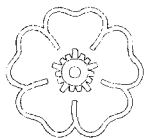
见闻



中国文史出版社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 版.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9
ISBN 7-5034-1080-9

I.晚… II.全… III.宫廷-生活-史料-清代
IV.K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647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梨园彩印厂
装 订: 铁成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125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封面设计：
傅春蕾

责任编辑：
张文惠
梁志安

出版说明

本书是由本会征集的有关清末宫廷生活的资料选编而成的。内容主要是反映这一时期清宫帝后及王公贵族的生活和彼此矛盾斗争的情况。

本会征集这项资料,开始于1959年,到1966年共收到来稿64篇,约45万字。现在本书从中选了26篇,计25万字。

本书所选的26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清室或接近清室的人士亲自撰写的,而且多系亲身见闻的第一手资料。内容翔实具体,叙事生动活泼,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根据这些文章的不同内容,本书分为宫廷、内部矛盾、帝后、礼仪、太监、王府六部分,并一篇附录。现在出版本书,主要是供广大读者了解那时清宫贵族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同时也为国内外史学部门和个人,提供研究资料。

在编选本书时,编者力求忠实于原文,并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除因重复而作了某些删节外,大多只作了文字上的加工。凡属见闻性的资料,都尽量予以保留。惟因编者水平所限,不妥之处,恳请作者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同志很大帮助,新华通讯社申万起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在此致谢。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清宫回忆	溥 佳(1)
毓庆宫伴读英文	(1)
我所见到的宫廷生活	(8)
建福宫大火	(16)
裁撤宫内太监	(20)
清宫的最后一年	(25)
清宫余亲见闻	溥 杰(33)
破清宫二百年祖宗家法	(33)
亲人相见相对无言	(34)
宫中“主子”们的奢侈生活	(37)
太妃之间的矛盾斗争	(40)
晚清见闻琐记	溥雪斋述 溥杰记(44)
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	(44)
皇帝出门时的情形	(45)
清朝宗室王公概况	(46)
我当溥仪的御前外随侍时的回忆	周金奎(50)
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	恽宝惠(54)

目 录

慈禧第一次垂帘时的一些内幕……	溥雪斋述 溥杰记	(61)
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 ……………	恽宝惠	(64)
隆裕与载洵之矛盾 ……………	载 润	(69)
载洵与袁世凯的矛盾 ……………	载 涛	(72)
独树一帜的善善 ……………	李泰莱	(77)
庚子——辛丑随銮纪实 ……………	岳 超	(82)
“废黜出宫”以后的大阿哥 ……………	毓运述 罗恒年记	(97)
“废黜出宫”与“认祖归宗”……………		(97)
大阿哥与罗王府结婚 ……………		(99)
几年遗老式的优裕生活 ……………		(100)
晚年的悲惨结局 ……………		(101)
记溥仪出宫 ……………	吴锡祺	(103)
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 ……………	溥 佳	(107)
溥仪大婚纪实 ……………	溥 佳	(112)
“名门闺秀”竞选皇后 ……………		(112)
典卖珍玩筹措经费 ……………		(113)
纳彩队伍奇形怪状 ……………		(115)
民国要人纷致贺礼 ……………		(116)

目 录

退位皇帝俨然在位	(117)
演戏三天花费惊人	(120)
民初修建清室崇陵和光绪“奉安”实况	杜如松(123)
“万年吉地”的勘定和施工组织	(124)
“暂安”和“暂安殿”	(125)
遗老梁鼎芬的“愚忠”	(126)
崇陵的外景	(128)
地下宫殿的建筑	(129)
“奉安”的准备事项	(130)
“奉安”实况	(131)
直捣地的丧礼殓仪回忆	岳 超(134)
清季的太监	李 光(142)
机构与官衔	(142)
俸禄与赏赐	(145)
上层太监的生活	(147)
大太监的权势	(149)
太监的刑罚	(151)
晚年的寺庙生活	(152)

目 录

清宫太监回忆录 马德清等述 周春晖记	(156)
难忘的酷刑.....	(156)
“毕五”、“小刀刘”和慎刑司	(158)
进宫和拜师父	(160)
入宫后我们是怎样“受训”的.....	(162)
御前太监一天的生活	(165)
王祥亲眼看见珍妃被丢到井里	(168)
女主的生活.....	(169)
太监的生活.....	(172)
太监与寺院.....	(175)
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	溥 杰(178)
醇亲王府的来历	(178)
两代醇亲王的思想面貌	(179)
醇亲王府的组织	(193)
醇王府内的生活	(211)
辛亥革命后的醇王府	(223)
结语	(236)
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	溥 铨(237)

目 录

- 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 汪荣堃(249)
- 记肃亲王善耆** 杜如松(262)
- 善耆的为官、持家与个人嗜好 (262)
-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善耆与日军的勾结 (264)
- 善耆收买刺载沣被捕的汪精卫 (266)
- 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 宪 均(269)
- 潜逃旅顺图谋复辟 (269)
- 宗社党成立前后 (271)
- 善耆子女们的叛国活动 (273)
- 那王府四十年的沧桑回忆** 曹宽述 张炳如记(276)
- 清王朝羁縻蒙古族的工具 (276)
- 一座十足的封建府第 (277)
- 奢侈腐朽的生活 (279)
- 那王府的太太公子们 (281)
- 那王府的寄生者——长史、管家、听差 (283)
- 靠抵押典卖产业苟延残喘 (285)
- 附录：**
- 清末贵族之生活 载涛 恽宝惠(288)

清 宫 回 忆

溥 佳

我写的这篇回忆录,是从1919年我到宫中伴读时起,到1924年溥仪出宫时为止。在这五年中,我的任务虽说仅是陪伴溥仪读书,却也目睹了宫中的不少事件;现在把它写出来,目的是给愿意了解那时宫廷情况的人们,提供一些感性知识。只因事隔多年,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加以纠正。

毓庆宫伴读英文

1919年,我到毓庆宫伴读的时候,清廷虽然早被推翻,民国成立已有八年之久了,但按着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所谓“优待条件”的规定,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着他的“皇帝尊号”。因此,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了,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旧制陈规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丝毫改动。紫禁城内外,照旧驻有大批护军和军队,森严气氛一如往昔。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以及活佛们,依旧进进出出,向高踞宫中的溥仪叩头礼拜,把他拱若神明。即使是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也总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每逢婚丧嫁娶,光弄到大总统的匾额还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给一块,才觉得体面。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

宫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①，却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怪现状。

我在毓庆宫是伴溥仪读英文的。溥仪要学英文，首先是由李鸿章的第四子李经迈向我父亲载涛建议的。他认为，自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形势对于清室日益不利，恐溥仪不能久居宫中。应当趁此苟安时机，让溥仪学习英文和一些新的知识，日后一旦有变，或出国留学，或到海外作寓公，都是极为有益的。我父亲对李经迈的这个建议十分重视，因为他们早就有往来，我父亲到欧洲考察陆军时，李曾作过他的首席随员。辛亥革命后，李匿居上海租界内，每年还总要到北京来一次，一来就到我父亲处盘桓数日。因此，我父亲就把李的这个建议向我五伯载沅（溥仪之父）以及陈宝琛、朱益藩（溥仪的两位汉文师傅）提出；其间自然免不了遇到一些曲曲折折，但最后总算都同意了。太妃方面，也费了许多唇舌，后来虽未表示赞成，但也没加反对。于是，就把聘请英文师傅这件事交给我父亲来办理。

自辛亥革命以后，我父亲为避免北洋政府的注意，很少和外国人来往，就请李经迈代为介绍。李由于他父亲李鸿章的关系，自清末以来就和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上层分子的关系极为密切；又因他精通英语，清廷每次向英国借款，都由他从中磋商。据说，每次借外债他所得的回扣，都在百万两以上，因此家资豪富。他家不但备有汽车数辆，还备有专用的轮船、汽艇。李经迈受我父亲之托，果然很快就请到了庄士敦作溥仪的英文师傅。

庄士敦是英国苏格兰人。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先被派到香港任英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后又派到山东任威海卫殖民地行政长官。最初他只能讲广东话，到威海卫后北京的官话也说得流利了。他曾经对我

^① 这两句诗原文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说过，他在青年时期就研究过中国的古典文学，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作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后来也把他们的来往信札辑录成书。他为了研究佛家释典，曾到过我国不少名山古刹，向那些法师高僧探讨释典的妙谛。在政治方面，他还写了一本《威海卫》，我现在还存有一本。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和他对殖民地的看法。不过这与本文无关，不再多叙。

庄士敦于1918年夏天来到北京，首先拜访了我父亲。当时，我们家里很少有外国人来访，我和弟、妹都偷偷地跑到客厅外边来看。恰巧，我父亲正同庄士敦从客厅出来，庄士敦把我叫到跟前，问了我几句话，就对我父亲说：“我每天下午到宫里教英文，上午一个人在家也没有事，就叫他上午到我家学英文吧。”临走，还一再叮嘱我一定天天去，大概这也是向我父亲表示酬谢的意思吧。从此我每天上午就到安定门外张旺胡同庄士敦的家里去学英文了。

和庄士敦接触多了，我便逐渐感到他是一个性情非常孤僻的人。他住着一所有30多个房间的大宅院，但除了一个管事的和看门的，就再也没有别人了。他曾对我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按照我们欧洲人的习惯，结婚以后，就得殷勤地伺候妻子，一切行动都要受她的约束，实在麻烦。我现在有了这些书籍，它们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作无声地谈话，我也不必伺候它。”他所收藏的古今中外的书籍号称万卷。在他住的那五间大厅里，摆的全是由地板到顶棚的大书架。我看没有万卷，也有五六千卷。无论我什么时候到他那里，总是看见他坐在那张特制的书桌旁读书。

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

“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对我们管教很严，凡是他不愿意做的事，从不教我们做；他不愿意见的人，也不叫我们去见。我记得1929年2月，庄士敦和我父子二人到上海看李经迈时，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夫妇请我们吃饭。庄士敦对犹太人本来就有些轻视，及看到哈同的妻子罗迦陵（广东人）那种傲慢的态度，以及管事人满手的钻石戒指，便说成是有意识地向他夸富，于是就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来笑骂他们；哈同的妻子也反唇相讥，庄士敦就一怒而去。从此也不许我同他们往来了。我父亲常说，庄士敦是一个外国“书呆子”。

到了1919年春天，宫内传出消息，要在近支王公子弟中挑选一个伴读英文的。所谓“近支”子弟，就是皇帝的直系子孙。因同治、光绪两个皇帝都没有儿子，我和溥杰就是与溥仪最近的王公子弟了^①，因此成了“竞选”的主要对象。按照亲疏和年龄而论，当然溥杰更为适当，可是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以后，庄士敦却不同意。理由是我的英文已有相当基础，而溥杰必须从头学起，他感到太麻烦。为此，我五伯对我父亲还产生了误会，以为是我们托了庄士敦的人情了。这样僵持了多日，最后还是尊重了这位外国“帝师”的意见，我被“荣选”为溥仪的英文伴读。但为了敷衍一下我五伯的面子，又挑选溥杰作了汉文伴读。

溥仪为酬谢庄士敦教他英文，下了一道“上谕”，赏他“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即二人抬的一种小亮轿）”，月俸是银元1000元。我被挑选为伴读后，溥仪也下了一道“上谕”，派在“内廷行走，伴读英文，赏在紫禁城内骑马”；另外，每

^① 溥仪、溥杰为兄弟，溥佳与溥仪为堂兄弟。

月还赏月例 80 两(100 余银元)。我父亲接到这道“上谕”，立刻教给我朝见皇上的礼节，次日便带着我进宫去“谢恩”。一路上，我看见那些护军们一个个那样威严可怖，以及太监们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心里跳得发慌。父亲领我先到尚书房，又到奏事处，不知经过了多少道手续，才到了养心殿朝见溥仪。我们侧身进入殿内，先向他请了一个跪安，接着又跪下，我父亲便说：“奴才带领溥佳叩谢皇上天恩！”然后这才把官帽摘下放在地上，以额触地，叩了三个头。溥仪那天穿的是袍褂，端坐在东暖阁的宝座上。我在恍惚之间，似乎听溥仪说了声“伊力”(满语，起来的意思)，我们才带好官帽，侧身退出来。之后，父亲又带着我分别到四位太妃那里去谢恩。待到这场“谢恩”戏表演结束时，我已汗流浹背了。

自我被“荣选”为伴读后，祖母等都说我有“造化”，亲友们纷纷前来道喜。其实，我看了宫里那些繁琐的礼节，森严的气氛以后，总觉得那样念书，确实和受罪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君父之命”，是不可违抗的，过了几天，我就“走马上任”了。

溥仪读书的地方是在毓庆宫的西间，里边没有什么珍贵的陈设，摆的尽是书籍，靠北墙有一个大钟表，高度几乎与那墙相等。宫内有专门伺候溥仪读书的太监，还有伺候师傅的坦达(满语)、太监和匠役四五人。他们除伺候师傅们的茶饭等杂役外，几名匠役还得管理溥仪和师傅们的书写事务。这些匠役不光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擅长书法，凡溥仪赏人匾额或对联时，一般是师傅先把拟好的词句写在纸上，再由匠役们按笔划用针刺成小孔，撒上白粉；白粉漏在另一张纸上，溥仪就照那白粉的字形来描写。有时他认为是不甚重要的人物，就干脆全叫匠役们代笔。反正印上他那颗“宣统御笔之宝”的“玺”，受赏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溥仪每天下午到达毓庆宫的时间都很准确。头一二年，他从养心殿到毓庆宫都是坐轿子；轿的围垫都用明黄缎子制成。明黄

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妄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连后、妃也只能用杏黄色。在溥仪轿前大约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太监一路走,一路用嘴发出“哧、哧”的声音,叫做“打吃”。那时,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凡在屋里的人都要停止说笑,在外边的人都要急忙躲藏起来;实在躲藏不及的,就得面向墙壁而立,以免“惊驾”。轿子前后,还有不少太监,有的负责护卫,有的挑着圆笼,内置茶水、点心等东西。

我每天进宫,都必须穿长袍马褂、戴官帽、穿靴子,腰间系上一根黄带子。那时在宫内当差的都留着长辫子,因我从来就没有留过辫子,我父亲就给我买了一条假辫子,挂在官帽上,害得我老是担心它掉下来。

我第一次进宫伴读那天,是和庄士敦一起去的。御前太监把我们引到毓庆宫,只见溥仪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站在八仙桌前,等庄士敦向他行过鞠躬礼后,他才坐下。据说,这就是皇帝的尊师之礼了。可我每天见他,总得给他请跪安,然后才坐在八仙桌旁开始读书。我与溥仪相对而坐,庄士敦坐在中间。我偷偷一抬眼,就看见溥仪那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我坐在那里就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几乎连 ABC 都忘记了。心里只是盼着赶快下学,好容易盼到下学的时间,我就像野鸟出笼一样奔回家去了。

这种枯索无味的读书方式,持续了将近一年之久,连庄士敦也感到很不好受了。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他几次让我跟溥仪说些笑话;可我惶恐犹不暇,哪里还敢同他说笑话呢!庄士敦无法,只好自己讲一些外国故事和笑话,这样我俩才慢慢厮熟起来,我也敢和他说笑了。有一次,溥仪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地用铅笔给我画了一张速写相,把我的脸画得圆圆的,递给我看;我也把他画成一个上宽下窄的长脸,偷空送给他。溥仪的速写确实不错,我还曾收集